

如何以“在逃婚的路上，我听闻我的未婚夫跟人私奔了”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在逃婚的路上，我听闻我的未婚夫公孙湛跟人私奔了。

我当机立断，翻墙回了闺房。

丫鬟婆子们看到我喜极而泣，逮住我就是一通拾掇。

我由着她们给我穿上凤冠霞帔，脑中却翻江倒海。

昨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，我嫁公孙湛为妻，婚后第二年，京城沦陷，他被乱刀砍死。

庶子公孙白力挽家族于狂澜，并多次救我于危难之际，我们互许真心。

可叔嫂之恋不容于世，我不堪承受世俗言论，郁郁而终。

梦醒后，那种沉痛悲伤的感觉如蛆附骨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公孙湛跑了，我不介意。

就冲这梦境，我要让公孙白，做我钟雨沁的夫君，与他白头偕老，儿孙满堂。

1

婚礼仍如期举行。

花轿停下，喜婆将我的手递到一个人手中。

那双手温暖有力，我的心，突然就不受控制地乱了。

世道动乱，公孙湛与人私奔，不可能这么快找回。

而公孙家子息单薄，这双手的主人，极有可能就是公孙白。

为了证实心中猜想，跨门槛的时候，我故意一个趔趄，往后仰倒。

盖头飞起，我看到了那张脸——眉似山峦，眼如星月，是我梦里的公孙白。

似乎已年满二十二，因是庶出，尚未婚配。

他将我拦腰扶稳，然后迅速收回手，小声地问我有没有磕到哪里——语气里的认真与担忧不加掩饰。

看得出秉性良善，我盖好盖头，抿着唇憋着笑。

我虽然没有跟他见过面，却在梦里与他度过了一生。

只能说，此生托付与他，乃是天意。

「我没事，莫耽搁了吉时。」我将手放在他手心，抬步往前走。

他一怔，而后快速跟上我。

在礼官的引导下，我与他拜了天地高堂。

他将我送入洞房后，就急不可耐地想走。

我掀起盖头一角，捕捉到他的位置，抓起如意秤拦下了他，
「夫君，该揭盖头了。」

「回来再揭。」他绕过我，再次往门边走。

我将如意秤递到他面前，耍起赖皮，「必须现在揭！」

他将手别到身后，「我不能。」

「不能？」我笑了，「刚拜过天地，这就翻脸不认了？」

「我不是这意思……」他解释。

「不是就好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若负我，当心天打雷劈。」
我故意吓他。

他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也不知是被我吓得，还是被我的话吓得。

我将如意秤往他面前再次一递，「揭盖头。」

他被我胁迫着，揭了红盖头。

我再接再厉，走到案前倒了两杯喜酒。

「喝。」我递了一杯给他，率先一饮而尽。

他俯视着我，眼里的畏怯慢慢收敛，似在仔细将我打量。

他身量极高，背对着烛火站在我面前时，在我面前投下一大片阴影。

我丝毫不惧，大大方方由着他看。

未来的一方枭雄，此时蛰伏在这小小庭院，说他胆小怕事，我不信。

他一口喝下合卺酒，将空空的杯底亮给我看。

我勾唇一笑，在他晦暗深沉的目光中，干脆利落地拆了凤冠，解了衣带。

他愿替兄拜天地，我就敢生米煮成熟饭。

一言一行可观风骨，我认定的男人，纵庶子，又如何！

2

第二天，我被推门声惊醒。

我扭头看了看，枕边没有人，身侧被褥也没有一丝温度。

如果不是身上残留的红痕，和隐隐酸涩的腰肢，我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夜旖旎缭乱的春梦。

我还没出声，就看到一个面生的婢女，端起一个托盘往外走。

「站住！」我坐起身，喝道。

她脚步一顿，停住了。

「端的是什么？」我冷冷直视她。

她头垂得很低，「少爷给夫人留的汤凉了，奴婢想替夫人热一热。」

「不必了，放下。」我揉了揉太阳穴，「叫喜儿和冰月来替我更衣。」

公孙白留的我敢喝，再经旁人的手，鬼知道会不会变成毒药。

再说，我夫君留给我的东西，她们凭什么动。

她放下托盘，出去了。

我刚收好喜红的白绫，还没来得及下床，两个婢女进了屋——不是喜儿和冰月。

「奴婢伺候夫人更衣。」她们恭恭敬敬站到我床前。

我思绪沉了沉。

公孙白不受宠，身边并无丫鬟，这两个人的身份很好猜。

只是，新婚第二天，手就伸到我屋里，今日换我丫鬟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拿捏我及我身后的镇国将军府了？

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。

「我不喜生人近身，换喜儿和冰月来。」我冷声吩咐。

两个婢女眼眸半垂，纹丝不动。

我冷笑，坐在床上与她们无声对峙。

公孙白地位尴尬，为了他我本可暂时退让。只是我今日若退一步，来日他们必然更加得寸进尺。

所以，房中用人之权，今日我绝不让步。

一个时辰后，喜儿和冰月终于得以进了屋。

我由着她们伺候，等仪容打点妥当，我才问，「姑爷呢？」

她们动作一顿，而后面面相觑。

「喜儿，你说。」我微微侧头，看向镜中的喜儿。

「姑爷卯时出的门，听说去了祠堂……」她咬了咬唇，犹豫再三才道，「只是这个姑爷，不是与小姐有婚约的那个。」

「不巧。」我悠悠起身，「昨日我偷溜出府，恰好听说公孙湛与人私奔了。」

喜儿大惊失色，「那昨夜——」

「不是公孙湛又如何，我既然睡了他，就会对他负责。」我睨了她一眼，「怎么，你是要教本小姐做人？」

喜儿一噎，「不敢。」

「量你也不敢。」我走到案前，伸手就要端起公孙白留下的药汤。

喜儿拦下了我，「小姐，宣平侯府的东西，还是小心为上。」

「无妨，姑爷准备的补汤，我信他。」我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

确实凉了，喝起来很苦，我忍着不适也只用了半碗。

「冰月留下，看好屋子。」我放下碗，转身往外走，「喜儿随我去祠堂。」

3

我将喜儿留在祠堂外，推开了正门。

公孙白跪在青砖地面，面朝祖宗牌位，脊背挺直如松柏。

我在他身旁跪下。

这是我亲自选的夫君，既然拉了他下水，就得拿行动护着。

他扭头看我，似有些诧异，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的视线从一列列灵牌上扫过，「夫君受罚，妾身怎可置身事外。」

「我不是公孙湛。」他语气平静。

「我知道。」我侧头与他对视，「公孙湛与我不过一纸婚约，我来宣平侯府，只是为你。」

他眼睑微动，「昨日之前，你我并未见过。」

「那现在重新认识一下？」我嫣然一笑，「我，镇国将军府嫡次女钟雨沁，最擅骑射，年方二九。康泰十年三月初六，嫁入宣平侯府。」

说完，我话题一转，「昨日之事，你可认？」

拜过天地，喝过合卺酒，他若认，我就是他明媒正娶的妻。

若是不认，那我就钝刀慢磨，一寸一寸，磨断他所有退路，让他悔不当初。

他缓缓点头。

「认就成。」我含笑拉住他的手，「公孙白，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你跪，我陪。」

他眼神深邃，「荣辱与共，哪怕我被家族除名，你也认？」

我心思一动。

能说出被家族除名这种话，难道说，他早已动了脱离家族的心思？

「认。」我勾了勾他的手心，「放心，我的嫁妆足够丰厚，保你一生衣食无忧。」

他轻笑出声，「嫁给我，希望你永不后悔。」

「只要你每天多爱我一点，我就不后悔。」我笑着往他身边挪了挪。

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得到他的人，得到他的心。

就在这时，祠堂外传来纷乱脚步声。

我收回手，脊背一挺，目不斜视。

这一出戏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想怎么唱！

4

祠堂乌泱泱进了十余人。

我扭头环视一圈，当先两人与我有过一面之缘，宣平侯公孙瓚，和主母秦氏。

「雨沁，这一大早的，怎么跪上了？」秦氏俯身扶我。

我避开了她的手，「雨沁正想问婆母，夫君因何受罚呢。」

她动作一滞。

「这个嘛……」秦氏瞄了一眼公孙瓒，笑意微僵，「小事而已，不劳儿媳费心。」

公孙瓒紧蹙着眉，一言不发。

都这个时候了，都还不想打破面上和谐吗？

「婆母，大哥可找回了？」我温温柔柔，笑里藏刀，「哦，不对，是我夫君的大哥。」

秦氏瞳孔一缩，下一瞬勃然大怒。

「庶孽，你果然早有所图！」她的手高高扬起，照着公孙白的脸狠狠扇去——

我骤然起身抱住公孙白，那一巴掌重重落在了我脸侧。

四处惊呼声起。

公孙白眼里瞬间风起云涌。

喜儿冲过来将我扶起，我忍着疼，拽起公孙白，回身面对秦氏。

这一巴掌，公孙白肯定不会躲。但是他们敢动手，我就要让这一掌发挥最大价值。

「掌掴之辱，敢问婆母何故？」我悍然与秦氏对视。

秦氏指着公孙白，胸口剧烈起伏，「区区庶子，代兄拜堂已是天大的恩宠，他哪来的胆子代兄行房！」

我诧异挑眉。

敢情我洞房花烛夜，还真有人偷听墙角？

「公孙湛大婚之日与人私奔，婆母昨日为什么不说？」我目光灼灼盯着她，「若不是今早从丫鬟口中得知夫君身份，我还要一直被你们蒙在鼓里。」

秦氏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
我抚着袖口，掷地有声，「再说，我与夫君清清白白，婆母若要污蔑我与夫君昨夜有染，还请拿出证据。」

那沾染了我处子血的白绫正在我袖中，我说没有，她们还敢验身不成。

她们若敢查我身，我自有办法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

秦氏目光落在一处。

我顺她的目光看去，是早上要伺候我更衣的两个丫头。

她们面色惶恐，隐晦地摇了摇头。

「没有就好。」秦氏咬着牙，「湛儿正在赶回来的路上，你与他圆房之后，若证实是处子身，自然还是我的好儿媳。」

「婆母，拜过天地才是夫妻。」我一本正经，「公孙湛不愿娶我，是我与他有缘无分。现在，我的夫君是公孙白。」

「你这是什么话！」秦氏语气嚣张，「湛儿不过一时乱花迷眼，外面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女人，绝对撼动不了你的正妻之位。」

我被这不要脸的言论惊呆了，「婆母可是觉得，我命中缺公孙湛？」

秦氏嘴皮子直哆嗦，气得没说出话来。

「强扭的瓜不甜。」我凛然一笑，「就算公孙湛浪子回头，也与我无关了。」

秦氏气得咆哮，「这庶孽究竟有什么好，竟让你鬼迷心窍！」

「夫君的好，若是有心自会看见。公孙湛不娶之恩，儿媳铭记。」我福了福身，「明日回门，我膝盖与脸上带伤，希望婆母亦能承受我家人怒火。」

说完，我牵起公孙白的手，扬长而去。

我跟公孙白用膳的时候，有三波人来送药，都被我的丫鬟挡了回去。

脸颊火辣辣地疼，我张嘴吃东西的时候，都忍不住吸凉气。

「为什么替我挡？」公孙白低敛着眉眼。

我笑眯眯地，「今日受她一掌，来日让她十倍偿还，这买卖，值当。」

「脸已经肿了，你确定不用药？」他放下筷子蹙眉看我。

「不！」我坚定摇头，「我爹娘护短，我要给他们最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。」

他嘴角抽了抽，「你确定自己最擅骑射？」

我眨了眨眼，想起在祠堂里的自我介绍，「是呀，不信？那回头比试比试？」

「我觉得，夫人更擅宅斗心计。」他眉眼含笑。

我翻了个白眼，「兵者，诡道也。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实而备之，强而避之，谁规定兵法就不能用在宅院之中了？」

嘴角跑风，说这串绕绕的话都变了调，我生气地放下碗筷。

他轻笑出声。

这一笑，他眸底浓隽化开，如晴光映雪，清透闪亮，无端撩人。

我走到他面前，坐到他腿上，指着脸撒娇，「夫君，疼，亲亲。」

他嫌弃地扫了我一眼，「太丑，下不去嘴。」

我生平第一次，被人一句话噎个半死。

就在我准备发作的时候，他低头，吻在我被打的半张脸上，虔诚而珍重。

他的吻又软又轻，像羽毛扫过，在我心尖留下悸动一串。

我勾住他的脖子，狠狠地啃在他唇上。

可惜，美色在前，不足以解忧——半边脸高高肿起，影响我吃饭罢了，还影响我「吃人」。

我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！

本打算不敷药熬满三日再回门，可现在，我一刻钟都等不下去了。

我以采购衣料为由，让公孙白去协调马车。

喜儿则去翻箱倒柜，帮我找布料制作面纱。

「小姐，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」冰月走到我面前。

我挑眉，「说吧。」

「早上小姐走后，我检查了那碗药汤。」她目光镇静，「是避子汤。」

像是当头一棍敲下，我猝不及防，站立不稳。

冰月眼疾手快将我搀住。

她出身医药世家，说话做事向来严谨，可我就是不甘心。

「确定？」我喉咙似被哽住。

她沉着点头。

我深呼吸，「这事暂且按下，你懂医术的事情，不要让姑爷知道。」

「是。」

6

我突然回府，把爹娘吓了一跳。

我一瘸一拐扑到爹爹怀中，扯着嗓子告状，「爹爹，婆母今早罚我跪祠堂，她还扇我耳光！」

「什么？」娘亲匆忙走过来，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脸，声音里满满都是心疼，「秦氏罚你的理由是什么？」

我指向门外的公孙白，「娘亲知道他是谁吗？」

爹娘往外看了一眼，齐齐摇头。

我一瘸一拐走到门口，在公孙白一言难尽的表情中，把他牵了进来，「公孙白，我夫君。」

「可与你订立婚约的，明明叫公孙湛……」爹爹浓眉紧蹙。

「爹爹、娘亲，公孙湛瞧不上我，昨天就跟人私奔了。宣平侯府瞒而不报，强迫次子代兄拜堂。」我适时挤出几滴眼泪，哀号出声，「女儿不明就里，强行把夫君留在屋中，秦氏指责女儿不检点，竟然动手掌掴女儿……」

我这几句话真假参半，即便如此，就算秦氏在我面前，也反驳不得。

「岂有此理！我捧在手心里疼护的女儿，怎容他们如此欺负！」爹爹暴怒，冲着刚赶来的哥哥喊道，「钟阳，带队人马，跟我走趟宣平侯府！」

「是。」大哥钟阳飞快应声。

「爹爹，女儿嫁妆里，位于东街的那个宅子不错。」我点到即止。

爹爹很上道，「那聘礼？」

我笑逐颜开，「既是公婆所赠，当属女儿所有。」

爹爹大笑离去。

哥哥宠溺地看了我一眼，快步跟了上去。

爹爹和哥哥走后，我拉着娘亲东拉西扯，就是不想与公孙白对视。

这件事虽小，却像一根刺扎进皮肉，足以让我浑身不适。

6

乔迁新宅需要时日，我心安理得地在娘家住下了。

只是公孙白再没有跟我行过夫妻之事，我软磨硬泡，百般勾引；他郎心如铁，坐怀不乱。

脸上的伤一好，我就拉着他去了摘月楼。

那里的饭菜我百吃不腻，就是价格有点小贵。说句日进斗金都不为过，却不知东家是谁。

我心头有一股火撒不出来，就得从别处补回来。

进了摘月楼，他说有要事离开一会，让我等他。

却没想到，我先等来了公孙湛。

桃花眼，柳叶眉，端的是玉树临风，一身风流恣意。

不得不说，我爹娘的眼光还是不错的。

可惜了，这人短命。

「你来干什么？」我睨了他一眼。

我与他，一个逃婚，一个与人私奔，彼此半斤八两，倒不至于心生怨怼。

秦氏扇我一巴掌，爹爹替我出了气，这事儿也算翻篇了。

他很诧异地看着我，「你知道我是谁？」

「知道。」想起梦境，我翻了个白眼，「只是不欢迎你。」

「可我有秘密，迫切想跟钟大小姐分享。」他折扇一摇，就要在椅子上坐下——

我仗着腿长，一脚踹开了椅子，「我对你的秘密不感兴趣。」

他也不恼，「若是这个秘密跟公孙白有关呢？」

我皱了皱眉，明知眼前或许有诈，可听到公孙白的名字，就是忍不住好奇。

他也不绕弯子，「我此次逃婚，是公孙白的手笔。」

「公孙湛，腿长你身上，跟人跑了的也是你，怎么，现在想拉个替死鬼？」我气笑了。

「与你议亲我是心甘情愿的。」他勾了唇角，「你爹是一品镇国将军，我爹不过二品，这门亲事是我宣平侯府高攀，你又是

京城数一数二的美人，这么好的亲事，你说，我为什么要跑？」

我咂摸了一番，好像是这个理儿，就冲门楣，我也不应该被嫌弃啊。

我上下打量他，「跟你一起跑路的姑娘，你怎么解释？」

「曼娘是我一年前在花满楼赎的，一直养在外面。」他也不遮掩，「按规矩，在你进门前我不可纳妾，更不能有通房。可你比我大了五岁，总不能一直吃素……」

「别扯远，说正事！」我瞪他。

他倒也配合，「大婚前夜我去看曼娘，只是刚进门就被打晕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和她在一辆奔驰的马车上，且早已经远离京城。」

「有人阻你成婚，你就怪到我夫君头上？」我冷哼一声，「依我看，你口中的曼娘嫌疑更大。」

他摇了摇头，「做外室是曼娘自己要求的，她完全没必要自讨苦吃。」

「什么叫自讨苦吃？」我扬眉。

他合上手中折扇，抬眸浅笑，「她爱的是我的钱，并不是我的人。我没能力自力更生，这一点，她比我清楚。」

他这话说得猝不及防，我一口水没咽好，直接喷了出来。

「我对你的风流韵事不感兴趣，」我像是吞了只苍蝇，「从你们被绑，往下说。」

他拿扇子在桌子上敲了敲，「那车夫，是公孙白的人。」

又来了又来了——

我没好气瞪他，「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子哥，打得过人家车夫？就算打得过，供出主子对他什么好处？」

「打是打不过，只是手上恰有些致幻药，引他自己说漏嘴罢了。」他面上仍是一派悠闲，「婚事既已作罢，我也不是放不下的人，只是颇有些惋惜罢了。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那二弟坏心眼可多了，你莫被骗了。」

我，「……」

是挺多的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腹诽。

「我的话说完了，就不打扰钟小姐用餐了。」说完，他打开房门走了出去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陷入沉思。

如果公孙湛所言非虚，那公孙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

若是图谋镇国将军府的权势，生下孩子才是最便捷的办法，而他，并不想走这条路。

他，到底意欲何为？

7

公孙白回来时，我正靠在包厢的窗户边。

「在看什么？」他从背后将我环住。

熟悉的芷兰香气将我包围，想起公孙湛的话和那碗避子汤，我如鲠在喉。

可我总不能告诉他，我在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吧。

我不动声色，指向窗外，「看民生维艰。」

「几个流民而已，有什么值得看的。」他随口道。

「还装。」我掐了一下他的手背，「来的路上，你向他们投掷银钱，我都瞧见了。」

他低低笑出声来，呼吸喷洒在我脖子上，「所以，夫人要如何？」

我脑中电光火石，想起那个梦境。

如今时局动荡，我在天子脚下，暂时安定。可一年后，这里就是人间地狱。

如果流民数量可观，将他们收拢一处，暗中训练个一年半载，大难时必能护卫我家人安全。

刚好拿这事，来考验他的人品和能力。

「罚你，」我回身勾住他脖子，「用他们组建一支千人护卫。」

我爹贵为一等公侯，也只有五百私卫的配置。我无权无势，此举可谓大逆不道，若是被发现，不是诛九族也是诛三族的大罪。

他眉梢一扬，「看来夫人所谋者大。」

「现在跑路还来得及。」我挑衅地笑。

「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跑路不也还得带上你。」他刮了一下我的鼻尖，「不过这点小事，还不值得我舍了家中美娇娘。」

我有些不自在，视线一转，这才注意到他手中拿着一个香囊。

「这东西，可不能随便送人。」我说得阴阳怪气。

他将香囊系在我腰上，「若以香囊，以寄情思呢？」

我愣了愣，没接话。

包厢门被叩响，他说了声「进」，我就看到摘月楼的叶掌柜亲自捧着托盘进来。

「叶掌柜，店里缺小二？」我忍不住问。

他将几个招牌菜布好，退后几步才赔笑道，「夫人说笑了，东家来了，小的不得趁机表现一二。」

东家？

我看着老神在在的公孙白，诧异挑眉——梦境里，并没有他是摘月楼东家这一出。

只是，这里既是他的地盘，公孙湛找我，他为什么不拦？

是胸有成竹，还是欲擒故纵，或者是压根无所谓？

8

回去当晚，我趁公孙白沐浴时，让冰月查看了香囊。

是寻常的驱虫香囊，只是多了一味麝香。

冰月说，女子长佩麝香，终将不育。

我让她帮我剔了麝香，装作没事人一样跟公孙白相处，却再也没有主动求过欢。

随后一段时间，公孙白将自己名下的所有产业都转到我的名下，包括了摘月楼。

所有账目他都派人誊抄了一份，交到我的手上。

他越体贴周到，我越看不懂他。

新宅收拾妥帖后，我带着从小伺候我长大的一众丫鬟，搬进了新宅。

刚乔迁，城外庄子的管事来信，说有人再三登门，愿以时下两倍价格买下庄子。

信封里还附有两张千两银票的定金。

可那个宅子是我预留的退路，并没有出售的打算。

我同意见一见买家本人，想当面提出拒绝。

很巧，约在了摘月楼。

约定当天见到公孙白时，我惊了。

他说京城皆是各家眼线，要练私兵，城外才是好去处，所以才选中那处庄子。

「买下庄子，你是不是就要住过去了？」我俯身捏了捏他的脸。

他没有躲开，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」

「那我也要住过去。」我哼哼，「别忘了，你是我夫君，不能顾此失彼。」

「好，带你。」他摇头失笑。

我在他脸上亲了亲，「今天有没有空，陪我出去逛逛。」

他沉吟，「想去哪？」

「听雨阁。」我笑了笑，「那里新收了个话本，听说很热闹。」

我们到的时候，说书先生刚讲完一场，正中场休息。

坐在包厢里，隔壁清楚传来说话声，讨论的还是我不感兴趣的家长里短。

「隔声效果比不上摘月楼。」我不满地哼唧。

他微微一笑，「隔音好的话，还听什么书。」

我摸了摸鼻尖，第一次附庸风雅，似乎就露了马脚。

「对了，宣平侯那个庶子，听说是色诱长嫂、踩兄上位呢。」隔壁突然道。

「不愧是妾生子，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，一辈子上不得台面！」有人附和。

话说得不堪入耳，我「腾」地站起身来——

「别去找不痛快。」公孙白一把拉住了我，无所谓地笑笑，「况且，她们说的也有事实。」

我愣了愣，想起那句「踩兄上位」。

「这段时间你很反常，就没什么想问的？」他看着我，开口道。

我直视他，「公孙湛跟人私奔，真是你做的？」

9

「是。」他微微一笑，眸光坦荡。

我瞬间哑然。

其实我想问的不是这件事，可关于避子汤和香囊的事，我却没有勇气问出口。

他带我去了城中一处雅致的宅院，打开了一间屋子。

是一间书房，房子正中摆放着一张书案，上面笔墨纸砚齐全。

墙上悬挂着十八副装裱好的画，画的全是我，还是按照年龄摆放的。

画风从稚嫩到成熟，画中的我，从一岁到十八岁。

十八幅画，贯穿了我整整十八年人生。

地上半人高的画筒里还插着很多，我随手抽出几幅打开，无一例外，都是我。

「这，都是你画的？」我讷讷不能言。

「你曾说为我而来，我也为你而来。」他眉眼温柔，「阿沁，这十八年你没见过我，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上。」

没有人能抵挡住这样的情话，我也不例外。

再说，还有什么，能比眼前一屋子画更有说服力。

因为避子汤和香囊带来的那些纠结怨恨，都一下子被冲淡不少。

「所以，你故意绑走公孙湛，就是为了娶我？」我忍不住笑。

「不赶走他，怎么得娶佳人。」他眉眼间浸满细碎笑意。

我的心里软成一片，不管是梦境还是现实，他都能顺利住进我的心里，让我无法抗拒。

「当真这么喜欢我？」我走到他面前，一步一步，把他逼退到书案旁。

他双眼又黑又沉，「心里都是你，要不要挖出来给你看？」

「要！」我把他推到在案上，逼近了他。

他抓住我的手，覆在他的心口，「要的话，自己来取。」

我低低笑出声来，勾住他的下巴，低头吻了上去。

他微仰着头，任我作为。

我在他唇瓣上温柔辗转，细细研磨，渐渐软了腰肢，乱了呼吸。

我的手往下移，解开了他的腰带。

自洞房花烛夜后，我们再没有缠绵过。起初是他不肯，后来是我不愿。

他眼神晦涩，喉结滚动，「这青天白日的，你想做什么？」

「做你.....」我轻喘着吻他喉结，解他腰带的手继续往下。

我能清楚地察觉到身体变化，尽管他面上仍然冷静自持。

「你确定要在这里？」他喉结上下滑动。

「啰唆。」我在他脖子上落下更加绵密的吻。

一阵天旋地转，我和他瞬间调换了位置。

他眼里星光俱被乌云遮掩，低头狠狠吻了下来.....

10

新宅还没捂热乎，我就「拖家带口」地住进了城外山庄，做起了山大王。

那处庄子背靠群山，有绿树掩映，踪迹难寻。

公孙白将流民聚在此处，平日里开垦山地，种植庄稼，夜间集中训练。

他渐如宝剑开了锋，一身风华灼灼，和梦境重叠。

不同的是，梦里我与他遥遥相望。如今，我是他妻，夜夜都可以坦然窝进他怀中，与他相拥而眠。

见我日日佩戴香囊，他也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，时常与我交颈缠绵。

只是他越来越忙，有时间忙到太晚，怕打扰我休息，直接睡在书房。

看着私兵队伍超过千人，我心情却日渐沉郁。

生逢乱世，百姓流离，京城沦陷隐隐有了兆头可寻。

我开始仔细回顾梦里天下的格局，最后锁定了两个人。

一个是血洗了京城的王昱，一个是平定了天下乱势的苏策。

这些日子，我已经从流民口中得知，这两个人都是真实存在的。

我左思右想，决定将梦里的时间线提前——让公孙白提前半年投靠苏策，斩杀王昱。

京城安好，父母亲人俱在，我才能毫无负担和他一世相守。

我承认我的自私。

只是，我刚提出让他投奔苏策，他就一口回绝。

我苦口婆心，跟他分析天下形势，说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他不为所动。

做不通他的思想工作，我愁掉了一把头发。

我如果直接跟他说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王罡屠戮京城百姓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他会不会把我当成失心疯？

11

我跟公孙白开始冷战，他直接睡在了书房。

有一天，我百无聊赖地插着花，忽然想通关键。

我逼他建功立业，却从来都没有问过，他想要的生活是怎样的。

他呢，会不会因为我的强势，觉得我也在嫌弃他的出身？

可我喜欢一个人，根本无关身名地位。

我决定去探望公孙白，顺便服个软，不再逼迫他。

出门的时候，冰月突然要给我把脉。

「我又没病。」我好笑地看着她，「你是久不行医，想拿我练手吗？」

「非也。」她声音清冷，「小姐月事一向准时，这次已经迟了七日了。」

我不是不谙世事的闺阁少女，她话中含义我一听就懂。

成婚大半年，比我前十八年过得都热闹，要不是她提醒，我还真忘了那讨厌的月信。

「把脉吧。」我坐到凳子上，挽起袖子。

确定了是滑脉后，我久久回不过神。

我知道公孙白不想要孩子，可关于避子汤和香囊的事，我们从来没有拿到明面上说过。

然而，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，眼下，我需要和他好好聊一聊。

我心情复杂地起身，独自一人往书房走去。

书房内传来说话声，我叩门的手一顿。

「我明日动身，庄子交到你手中，务必要保证夫人安全。」公孙白声音微哑。

「是。」有人应声。

「若我走后夫人查出身孕——」公孙白声音停顿了一下，「想办法做掉，第一时间给我飞鸽传书。」

这句话，就像一把刀子，直接插在了我的心上。

我满腔的忐忑与激动，都被山风，一下子吹散了。

我伸手，一把推开了房门。

12

屋内两人扭头齐刷刷看向我，脸上神色精彩纷呈。

「夫人来了。」公孙白挥退属下，语气僵硬。

我佯装不察，勾唇笑道，「听闻夫君身体不适，怎么，我来不得？」

「夫人说笑了。」他把我拉到太师椅上坐下。

我仰头看他，「我的建议，夫君考虑得如何了？」

本想与他促膝长谈，可他要的是我孩子的命。

他太聪慧，不管他有什么苦衷，眼下我都不敢试探——我赌不起。

我必须赶走他，越快越好。

他眉眼沉下，「最迟，明天。」

「很好。」我随手翻起案上图纸，「帝王无道，战乱四起，夫君既有一身才华，便该以这天下为战场，才不枉此生。」

「嗯。」他淡淡应声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

他眉目清雅，一身风华，我心中却不起一丝波澜。

「祈愿夫君随明主，平乱世，拜将封侯，锦衣而还。」我站起身，「我去帮夫君准备行囊。」

说完，我抬脚往外走。

若再多待几分钟，我怕面具会崩。

「阿沁，你没有心。」他一把将我拽进怀中，声音里几许寥落。

「我有没有心，你感受不到吗？」我歪头看他，勉强笑了笑，「若实在感受不到，我也没办法。」

「我不建功立业，也养得起你，更护得住你。」他在我耳边低语。

他尖尖的下巴枕在我肩上，硌得我骨头疼，好像这段时间又瘦了不少。

「我爹虽被那昏君夺了兵权，却是实打实的镇国将军，曾战场杀敌无数，一身勋章。」我托起他下巴打量，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瞧着，着实不太像个男人。」

更不像男人的，是那诛我心的弑子行径。

「你说谁不像男人？」他声音带了怒气。

「你，说的就是你。」我笑，笑得停不住。

他低头含住了我的唇，吻得凶狠而不留余地。

我热烈地回应他，眼角却偷偷滚过一滴泪。

最后再沉沦这一次，从此前尘旧梦，一刀两断.....

13

公孙白走了，很干脆地把山庄管理权交给了我。

他一走，我立即请来大哥接手山庄。

山庄整肃完毕当夜，我派人杀掉了公孙白留下的线人。

只有死人，才没办法给他通风报信，更不会日夜谋算我孩儿性命。

我跟大哥说了那个梦，敦促他务必在四个月后寻个由头，将城中亲眷秘密送来山庄。

然后，在一个黎明，乔装打扮后，带上喜儿和冰月，悄悄离开了。

我在一个隐蔽淳朴的村落住了下来，从此与世隔绝。

我尽量不去想过去的人，过去的事，每天安安静静养胎。

七个月后，我的底裤上见了红。

冰月扶我上榻，在一旁安抚我情绪。

喜儿帮我请来稳婆后钻进了东厨，帮我准备热水等物。

我耗时一天一夜，生下了一儿一女，分别取名少游、眉妩，希望他们无忧无虑，平安喜乐一生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生产完当夜，我身下涌出了大股大股的鲜血，吓坏了喜儿和冰月。

她们连夜请来稳婆和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，诊断为血崩。

血液流失，我的身子寸寸冰冷。

整个屋子都是哭声——孩子的啼哭，和两个丫鬟压抑的哭声。

回想我这十九年人生，我既想哭，又想笑。

要是早知道生了孩子会死，我依旧会选择生下他们。

哪怕所托非人，情难善终，至少我曾用心爱过——爱过一场，爱过一人。

只是可惜，不能亲眼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。

眼皮子越来越沉，我看着两个孩子，含着泪闭上了眼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刺眼强烈的金光充斥了我的眼帘。

还是那方简洁的屋室，「我」安静地躺在床上，满屋都是抹泪的人儿。

而我站在半空中，听得见哭声，却触摸不到任何东西。

一股浩瀚磅礴的力量涌入我脑海，像是十万条河流突然注入，我生生疼晕过去。

14

再睁眼时，我身在九重天，周围花香鸟语，云遮雾绕。

神识回拢，公孙白那张脸，与我记忆中某张深恶痛绝的脸，瞬间重叠。

我掐了个诀，直冲天府宫。

司命见我慌张跪下，揖礼道，「小神司命拜见清焰殿下。」

我大刺刺坐了他的位置，「给你个机会，说说我这人间一世。」

「殿下下凡历劫，如今渡劫成功归来，可喜可贺。」司命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
我冷笑，「我死的时候，多大？」

他掐指算了算，苦着脸，「二十？」

「十九！本帝姬下凡历劫，阖眼之际，享年十九。」我笑得阴阳怪气，「司命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这情劫多狗血我都认，但有一条，务必保证我高寿？」

我倾身凑近他，「十九岁，在人间算不算高寿？」

「似乎.....不算.....」司命眼神闪烁，支支吾吾。

「呵！」我气得一掌拍在案上，「司命，我要是把你扔进九幽地狱，你有几成的把握活着回来？」

「殿下饶命！」司命以头抢地，「小神有苦衷.....」

我往椅背上一靠，霸气地跷起二郎腿，「放！」

司命膝盖往后挪了挪，「殿下本是高寿，只是后来，执明帝君改了殿下的命格.....」

他口中的执明帝君，乃创世神玄武，掌天水，定阴阳。

也是我凡间一世的夫君——公孙白。

我忍住踹他的冲动，「本帝姬与那绿毛龟的恩怨，六界皆知，敢情你不知？」

我贵为帝姬，所有人捧着宠着，养成个嚣张跋扈的性子，处处为非作歹。

执明仗着资历老，屡屡出手教训我，美其名曰，替我父母教我做人。

我在天界受到的所有委屈难堪，只来自执明。

「殿下恕罪，只是执明帝君夺了小神的神识，小神毫无还手之力啊……」他抬起袖子擦了擦额上冷汗。

我磨了磨牙，「命格簿拿来！」

司命纠结了半天，把命格簿翻到一处递了上来，「殿下历劫成功命格已定，现在再看并无意义……」

我一目十行扫完，正是我人间那一世。

「改在何处？」我瞪司命。

「殿下嫁人前，是不是做过一场梦……」他笑得虚弱无比，「执明帝君将殿下后半生织成梦境，让殿下提前知晓。」

想起大婚前那一场玄乎其玄的梦，我憋屈无比，没想到，那绿毛龟竟使这等龌龊手段！

嫁的夫君只能活一年，我不跑才怪。

可我有那么多选择，怎么偏偏就择了「公孙白」呢！

「那绿毛龟随我下凡历劫，是谁安排的？」我咬牙切齿。

他摇了摇头，「执明帝君不过是顶了公孙白的命格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「公孙白什么时候死？」我将命格簿扔回司命怀里。

公孙白死了，那绿毛龟也就回来了。

他小心翼翼地接住，打开。

然后抬起了头，「算时辰，已经死了……」

15

我一脚踹开了真武神殿的大门。

殿里那些个仙君神女看到我，如临大敌。

「让执明滚出来见我！」我叉着腰，颐指气使。

执明比我父皇辈分还大，可我素来与他不和，从没按理数出牌。

更何况现在又添一世新仇！

比执明先滚出来的，是两个粉粉嫩嫩的小团子。

白白净净，乖巧可人，看起来比母后桃园的蜜桃更加鲜嫩多汁儿。

执明随后滚了出来，一身白衣清隽俊雅，立如青松修竹，美韧且刚。

我暗暗唾弃自己——人间一世，怎么就轻易被这副皮相迷惑了呢。

我对他的讨厌，不是应该刻进了骨子里，任沧海桑田、天崩地裂都不更改的吗？

我盯着执明，恨得牙痒痒，「绿毛龟，说，你凭什么干涉我人间历劫！」

「嘘——」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隔着院子与我相望，「莫吓坏了孩子。」

他这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我那两个可怜的孩儿。

未出生失父，生时失母，把他们孤单留在人世，想想都心肝疼。

我跟执明不对付，但孩子是无辜的，更何况是我清焰的孩儿。

「哼，回头再跟你算账！」我扭头就走。

我得去趟人间，把我两个孩子接回来。

下一瞬，执明抱着两个小团子拦在我前面，「去哪儿？」

「与你何干！」我没好气地伸手拨开他。

可惜没拨动。

「好乌龟不挡道！」我气在头上，口不择言。

他眉头一挑，低头与怀中的小团子说话，「少游，眉妩，喊娘亲。」

少游，眉妩，娘亲？

我目光落在他怀中两个小团子脸上，脑子难得钝了钝。

那两个小小的人儿，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？可，我藏得那么紧，他是怎么找着的？他有没有对孩子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

「娘亲。」两个孩子异口同声。

嗓音脆生生的，如珠落玉盘，分外好听。

「你没骗我？」我有些不敢相信。

他目光温柔，「我亲手从喜儿和冰月手里接过来的。」

我用神识查探了一番，两个孩子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他虽然不祈盼孩子到来，但是将孩子带回天界，也勉强算是尽了为人父的责任。

「我走之后，为什么藏起来？」他声音沉肃。

一听他这一副训话的口气，我当即炸毛。

「不走等死吗？」我咬牙切齿，「公孙白，你在书房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先是避子汤，再是麝香，我要是不藏起来，少游和眉妩早就没命了！」

他脸上满满都是错愕。

他弯腰将孩子放在地上，招来神女看顾，揽着我的腰瞬间消失。

16

我被他带到了诛仙台。

「清焰，你早就知道——」他放下我，声音艰涩。

「别解释，我不需要。」我退后三步，轻蔑地睨了他一眼，
「人间一世，在你我漫长生命中不过蜉蝣一瞬，我看得开。」

他眼睑垂下，「你如果真看得开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身戾气了。」

我冷笑，「一身戾气，也好过某些人丧尽天良，心狠手辣，转眼又来装慈父，无耻又虚伪！」

「公孙白，不，应该喊你执明帝君。」我哼笑，「少游和眉妩是我生的，也是你不要在先，今日我带他们走，从此你我桥归桥、路归路。」

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

他一把拉住了我。

「清焰，神人历劫，你可见过谁在凡间诞下过子嗣？」他苦笑，「生产之日便是母子丧命之时，从无人能打破这个定律。」

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我瞬间清醒。

这天界，每一天都有神仙下凡历劫，但带着子嗣归来的，确实只有我和执明。

我闭了闭眼，「所以，你不要孩子，只是不想我死？」

「是。」他目光坦然。

「为什么少游和眉妩没事？」我咬了下唇。

他不自在地移开了眼，「大概是因为，他们生而神身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我皱眉。

他脸上慢慢泛起薄红，「人间一世，陪在你身边的，是我。」

我把这句话反反复复品了三遍，才回过味来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，你以神身下的凡？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咬到了舌头。

司命说执明顶了公孙白的命格，我还以为他是下凡渡劫了呢。

执明红着脸点头。

看他反应，我瞬间炸毛，「你个十万岁的老男人，睡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还能不能要点脸！」

更可恨的是，这个老不死的，都与天地同寿了，化为人身只是个俊美青年。

他脸色一黑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心虚地往四处看了看。

我很不客气地甩开他的手。

「绿毛龟，你是闲得慌吗？」想起人间那场梦，我又气得肺疼，「我要告你干扰三界秩序！」

他右手虚握成拳，咳了两声，「我们四方神兽，可随意行走六界。」

我，「……」

曾以为得了梦境金手指加持，能改写一世命运。

哪知道，从始至终，都被死对头戏耍地团团转。

最关键的是，这绿毛龟凌驾于九重天之上，父皇都没资格教训他。

吵也吵不过，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，我的泪水终于决堤。

「你凭什么改我命格，凭什么干涉我历劫……」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「去人间逗弄我一个小帝姬，很好玩是吗？」

他替我擦掉不断滚落的眼泪，慌张道，「清焰，我对你从无戏耍之意。人间一世，我已知你本性纯良，往日是我偏执了，我跟你道歉。」

「我面子里子都没了，道歉有什么用？」我使劲捶他，「你还给我织梦，简直讨厌死了。」

他抱住我，安抚地拍着我的后背，「我织那样一个梦，只是潜意识里不想看到你对旁的男人投怀送抱。只是后来才发现，我其实早就爱上你了。」

「别说得这么暧昧！」我使劲掐他，「我跟你是万年死对头，只有恩怨，从无私情！」

他用力地抱紧了我，「好好好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清焰，别哭了好不好，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？」

「简单，从这里跳下去。」我指向诛仙台。

不管是神是仙，沉入诛仙台，下场都只有一个：魂飞魄散，灰飞烟灭。

17

他身子僵了僵。

「这，可是你的真心话？」他慢慢松开了我，嗓音低哑。

「真心。」我攥紧了拳，「你从这里跳下去，你我过往恩怨就此清算。」

「好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愿成全。」他笑了笑，收了神力，往诛仙台下仰倒，转眼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。

言出必行，一点都没有做戏的成分。

我心提到嗓子眼，穿越罡风戾气，飞身下去拽回了。

「要死死远点。」看着他身上新添的几道伤口，我没好气地丢下他，「你要是死了，北方生乱，这责任谁来承担。」

他却紧紧抱住了我，在我耳边低低笑开。

恍然还是人间一世，我与他相亲相爱，岁月静好时的模样。

「清焰，你心中也是有我的。」他在我肩窝蹭了蹭，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往后岁月你要打要骂，本君悉听尊便。」

我嘴角翘了翘，「骑在你头上撒野，都可以？」

「可以。」他语音含笑。

骑在执明帝君头上撒野，我父皇都不敢—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扳回颜面。

「话说，你殿中有几个神女，对我意见可大了……」我得寸进尺。

他勾起我一缕发丝，「真武神殿从今以后只有仙君，再无神女。」

这意思是，遣散殿中所有神女？

「喂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喜欢我的？」我捣了捣他胸口。

「被你强上的时候。」他在我耳边吹气，「个中滋味销魂蚀骨，百炼钢亦能化为绕指柔。」

我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，「好好说话。」

他爽朗大笑。

「当然是，你陪我跪祠堂的时候。」他眉眼间蚀骨温柔，「我征战半生，以血肉为盾护三界和平，你是唯一一个以身护我的，且还是这么个身娇体贵的小帝姬，想不动心都难。」

我却想起曾经说他不像个男人那番言论，羞窘不能言。

论声名功勋，这六界能与他分庭抗礼的，唯空青、朝华、棱光和历代战神耳。

「看在孩子的分上，我姑且原谅你了。」我用指尖轻轻点了点他面颊。

「谢夫人垂怜。」他低头吻了下来。

我推开他的脸，「别耍流氓，先去跟我父皇母后提亲。」

他默了默。

「怎么，不敢？」我斜睨他，「娃都生了，你觉得你还有退路吗？」

从流川天帝的长辈，降格为天帝的女婿，跌份至此的，这天界独他一份。

他含笑摇了摇头，「有也不退。」

「乖。」我捧起他的脸，奖励性地亲了亲，「往后你带娃持家，本帝姬负责貌美如花，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。」

「好。」他宠溺地看着我，眼中似有繁星闪耀。

我拉着他往云霄宝殿走。

人间一世如走马观花，在我脑海闪过，我情不自禁勾起了唇角。

他用一个梦境算计了我人间一世，我却用嚣张跋扈算计了他整个人生。

动一心，爱一人，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埋下了伏笔呢。

该盐选专栏共 12 章，91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三界姻缘录：我的仙君才没这么好撩呢

听晨雪

共 12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编辑于 04-17

真诚赞赏，手留余香

还没有人赞赏，快来当第一个赞赏的人吧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